

熔毁行动

—— 007 智保五国

【美】约翰·加德纳著
惠珍 译 陈新 校



江苏文艺出版社

007·惊险·007·惊险·007·惊险·007·惊险·007

熔毀行动

——007 智保五国

〔美〕约翰·加德纳 著
惠 珍 译 陈 新 校

熔毁行动

[美]约翰·加德纳著

——007智保五国 惠珍译 陈新校

责任编辑：汪修荣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高云岭56号）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9.375

插 页：2

字 数：200,000

版 次：198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43,35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060-1/I·57

定 价：2.35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乔装潜入.....	1
第 二 章	急返总部.....	4
第 三 章	接受指令.....	15
第 四 章	可疑分子.....	26
第 五 章	奔向战场.....	38
第 六 章	打进内部.....	53
第 七 章	进门遇狼.....	68
第 八 章	幽暗书斋.....	77
第 九 章	夜半门声.....	88
第 十 章	温柔女子.....	102
第 十 一 章	徒手搏斗.....	113
第 十 二 章	杀人契约.....	130
第 十 三 章	出逃失败.....	147
第 十 四 章	死去活来.....	165
第 十 五 章	冲出狼窝.....	178
第 十 六 章	电话中断.....	192
第 十 七 章	再入魔窟.....	203
第 十 八 章	囚室相遇.....	217
第 十 九 章	惊人讹诈.....	235
第 二 十 章	机舱战斗.....	253
第 二 十 一 章	飞机失火.....	268
第 二 十 二 章	最后较量.....	279
第 二 十 三 章	别了，姑娘.....	290

第一章

乔装潜入

一个男人走进了机场卫生间，他有着一头松软的头发，头发剪得非常漂亮，搭在衬领上。他身体矮胖，大约五英尺三高，穿着一件起皱的工装裤，一件短袖圆领紧身汗衫和一双旅行鞋。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一定会敏感地注意到他那锋利的目光，淡蓝色的双眼上面稀疏的眉毛弯成一道长长的弧。

和他的身材相比，那人的脸显得瘦了些，肌肤微黑，和

头发的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提着一只小小的棕色手提箱，刚刚走进卫生间，就径直向一个厕所隔间走去。他悄悄地从一个穿着粗蓝斜纹布工作服的清洁工旁走过，那个清洁工正无精打采地用一个橡皮扫帚拖着地板。

他一走进隔间，就插起门销，将手提箱放在马桶座位上，打开箱子，拿出一面镜子挂在门钩上，然后脱去白色内衣。

在脱短袖圆领紧身汗衫前，他把手熟练地放到太阳穴处发型轮廓下面，看着镜子里的假发，一会儿，那假发下面的剪得短短的自然头发便显露出来。

他用食指和拇指抓住左眉毛的一角拽了一下，就象一个护士迅速揭去伤口上紧敷的胶布一样。细长的眉毛不见了——还有仿佛附在眉毛上的皮肉——原处显出黑而浓的眉毛线条。

这个男人干得很出色——他非常认真，而且动作麻利。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件网形粗布妇女紧身胸衣，将其裹在腰间，用带子系紧，立刻显露出细长的腰身，个子仿佛高了点。这家伙认真地叠起工装裤和短袖圆领紧身汗衫，将袜子塞进被扔掉的旅行鞋里，套上一双新的深灰色袜子，又穿起做工讲究的轻型炭灰色裤子和黑色无带鞋子，鞋子上加了一个厚厚的鞋跟，这样就在他原来的身高上加了两英寸多。

他调整了一下门上的镜子，然后穿上一件白丝绸衬衫，在恰当的地方打了一个珍珠形的灰色领结，然后打开一只只长方形的塑料盒子——放在鞋子的两边——放在箱子里的妇女紧身胸衣、袜子、裤子和衬衫里面。

塑料盒放有那人脸上化妆的各种材料。首先是黑色无形眼镜，以及可以把那双富有特征的淡蓝色眼睛化妆成乌黑

色彩的液剂。接着，他用小小的泡沫橡皮垫嵌补在双颊上，脸一下变宽了。当橡皮垫放在双颊上时，他既不能吃，也不能喝，但是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这又算得了什么？

他看着镜子里化妆后自己这陌生的脸，情不自禁地笑了，镜子中的人连他自己也看不出什么破绽，他堪称是一个化妆大师。化妆是他通常采用的惯用手段——他仔细地研究过好莱坞的著名男女明星，他从各种著名的论著中汲取广泛的人体化妆知识，诸如莱西的《表演艺术》，无名氏撰写的《化妆艺术实际指南》，还有其他名人专家写的这类书。

此时，他关起长方形盒子，从箱子里抽出一件与裤子相配的夹克衫，在口袋里放上各种物品——皮夹，护照，旅行文件，手帕，零用钱——最后又在镜中端详了一下自己。然后，他极其细心地把所有东西装在箱里，将一块金表戴在左腕上，从口袋里掏出最后一件物品——一个粘性很强的封皮，当它粘贴在箱子上时，箱子外表的颜色就由棕色变成了黑色。最后，他关上箱子，锁起了数码安全锁。

此人最后四处察看了一番，检查了一下口袋里的东西，出了厕所间，此时，他和进来时的样子判若两人。他径直走向出口，出了大门，穿过大厅，来到登记处。

一直在卫生间里拖着地板的那个人将橡皮扫帚靠在墙上，出了卫生间。他也穿过大厅，走到登记处旁边一扇标有“闲人莫入”的门旁，用钥匙打开了门。里面是一个小房间，陈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部电话。

当那人带着一张化妆后的陌生脸办手续准备登上由都柏林、伦敦到希思罗的E 1 154 班机时，这个神色严肃的清洁工正迅速地对话筒说着什么。时间是早晨八点四十五分。

第二章

急返总部

詹姆斯·邦德换了三档，驾驶着“萨勃”汽车拐向左边的急转弯，来到一片草地，然后加大油门，将汽车拐出弯道。

他驾车穿过许多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就象伦敦司机说的羊肠小道——沿着一条捷径穿过篱笆、绵延起伏的土地

和两旁长满大树的萨里偏僻小路。这是一条横穿乡野的道路，他沿着这条路可以最终到达吉尔福德迂回的旁道，然后一直向前开，穿过平坦的公路到达伦敦。

邦德行驶得太快了。他瞥了一眼计速器，指针在他这辆专用的“萨勃”挡风玻璃上反射过来，玻璃上显示出汽车已达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对于这种迂回的旁道来说，这样的车速无疑是危险的。汽车的发动机在吼叫，他又换了一个低速档，然后驾车穿过几处S形的弯道。渐渐地，邦德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他略微地踩着刹车踏板，将车速降到平稳的速度上。但是，他仍然感到热血沸腾，非常气愤。

就在那天傍晚，他以相反的方向从他新近买的、刚刚粉饰一新的乡间别墅离去。在这六月上旬美丽的星期五傍晚时分，他正以危险的高速向伦敦驶去。

这个周末他已筹备了一段时间，建筑者和装饰工刚刚完工，这将是他在这一幢别墅里度过的第一个自由自在的周末。况且，他计划好和一位负有盛名的女友度此周末——就象M的参谋长比尔·泰勒所说的那样——“期待已久的姑娘”。她是一位天使，是他所熟悉的最温柔的女性。因为她住的地方离这幢别墅只有大约六英里，因此邦德下了购买这幢别墅的决心。就在那个星期五，他按时完成了一大摞案头工作，他甚至都没出办公室吃中餐，这样他才得以避开伦敦交通的高峰时间，在星期五傍晚之前离开了伦敦。

乡间的一切是最美的，晚风将各种芳香吹进他的鼻孔，使人感到舒适满足——这些东西正是邦德所需要的。

詹姆斯·邦德并不是一个相信迷信的人，但是那天傍晚他接近别墅时，看见了前方出现的喜鹊，它们在空中飞翔，

打着翅膀飞过公路和小道，就象在投骰子赌博中投掷的那黑白骰子一样。邦德想到了一句古老的格言：“一次不幸，两次欢欣。”这时又有许多单飞的喜鹊飞近他的汽车。

到了别墅后，邦德将一瓶多姆葡萄酒放入冰块中，他知道，这种葡萄酒是他所喝过的最可口最昂贵的。

接着，他走进楼下的备用房间，脱掉老式的商人西服，冲了个淋浴。先是洗热淋浴，接着洗冷淋浴，水冰凉得象针一样扎着他的皮肤。他用一个粗布毛巾擦干身子后，在身上搽了少量的“帝国”牌科隆香水，然后套上一条轻型的精纺藏青色裤子和一件白色的“海岛”牌布衬衫。他穿上一双柔软舒适的皮鞋，刚刚戴上老式金表，电话铃便响了起来。

说是铃声，倒不如说是一阵低声的震颤。是红色电话的铃声。他的心沉了下去。别墅里，还有在国王大道上的伦敦公寓，詹姆斯·邦德装有两部电话：一部供平日使用，虽然这部电话也没注册；另一部就是这种红色电话——这是一种平卧式的多角电话，没有拨盘，也没有数字按钮。用他的行话说，这部电话是“情报的嘴巴”，它直接通往俯视摄政公园的那幢大楼，那楼就是以“宇宙出口有限公司”闻名的英国情报局总部。

邦德的手伸向电话之前，他的脑中就闪过狂怒和讨厌的思想。在这样一个星期五傍晚从总部打来的电话只说明一个问题，M又为邦德准备好了一项紧急任务。邦德的这种恼怒变得如此强烈，也许是因为最近以来的许多紧急事件只是意味着他在控制或着落中，或者审看着已使敌人计划的阴谋天翻地覆。时代已变了，邦德并不喜欢加在英国情报局身上的政治压力，他因为情报局忠实地效劳了很长时间，连

他也回忆不出自己有过多少次危险经历了。

他拿起红色听筒。

“我是詹姆斯。”正象邦德估猜的那样，电话里的声音是比尔·泰勒。

邦德阴沉地嘟哝了一声。

“M要你回来，”泰勒说，他的话音平坦得象一张台球桌。

“现在吗？”

“他怎么说的电话里不好谈，不过他要我告诉你，立即回来，越快越好。”

“就是在现在这个星期五晚上吗？”邦德感到很突然，恼怒迅速闯入了脑中，他仿佛看着一个美妙的周末从眼前逝去，就象一瓶美味可口的葡萄酒被倒进沟中一样。

“就是现在，”参谋长说完，挂上了电话。

当邦德驱车来到吉尔福德迂回的旁道时，他想起了他打电话告诉女友周末结束时她那失望的语调。他本来以为对方会安慰自己一番——这些日子邦德所得的安慰太少了。近来他出现过许多次辞职的念头，用方言来说就是“隐居起来”。隐居过时了，词义在变化，这个短语曾一度被理解为背叛变节。

“变革的时代，变革的世界，詹姆斯，”几年前M曾对他这样说，那时M刚刚宣布精锐的双O分局——双O意味着其特工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拥有杀人的自决权——解散。“愚蠢的政治家根本不考虑我们的要求，他们早就要我们改变观念了。”

这段时期称作“改组清洗”，在情报局经常被比作“斯拉

夫血腥屠杀”，就和中央情报局著名的“哈洛文大屠杀”差不多，在那次事件中，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批忠实的情报人员在一夜之间被打发故里了。随着财政开支的紧缩，英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而一个浮夸的白宫发言人还美其名曰这是“一种对于情报局采取的符合现实的逻辑手段”。

“詹姆斯，设法把我们的牙拔去，”M在那阴郁的一天说道。然后，一丝笑意浮现在M的脸上，仿佛使那深灰色的眼睛有了点神，M说，可能白宫弄错了人，他仍然负责情报局。“007，你仍然保持你的代号007。我将直接指挥你，你将象过去一样，只是从我这儿接受命令和任务。这个国家是经常需要一位解决麻烦的能手的。他们可以胡诌，解散双O分局。我们可以改变一下名字，成立个特别分局，你就是这个分局。明白吗，007？”

“当然明白，先生。”邦德想起了M的微笑。尽管M有时粗暴和独断专横，但邦德还是把他看作是一个慈父。对于007来说，M就是英国情报局，而情报局则是邦德的生命。M对他说的麻烦准确一点说就是他的老对手——苏联的“毁灭间谍”组织。那些家伙还在，就在克格勃心脏的核心，经过一系列的细胞分裂，变成了第十三部，现在又变成胜利部。但是，他们的任务和基本结构没变——政治谋杀，绑架，阴谋破坏，行刺，迅速干掉敌方间谍。

当时，邦德兴高采烈地离开了M的办公室。但是自那次以后的几年，他只完成了四项应该由双O代号的特工来完成的任务。他的任务的部分内容就是杀人，这虽然不是他喜欢的生活方式，但是他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却干得非常出色。执行完任务后，他当然不存在渴望干这种差事的病态心理。现在，

邦德失去了那种充满活力的生活；接踵而来的是新麻烦的挑战，他继续报效祖国，还是隐退下来，这个问题是他难以决定的。有时他想自己能否倒在这些有时掐住英国喉咙的恶魔面前——政治和经济的冷漠，加之对世界形势的近视眼光。

近来邦德所完成的四个使命时间短暂，干净利落，一切活动在暗中进行，要是让那些家伙知道了，他们一定会误以为邦德渴望这种惊险的生活，仿佛现在的生活毫无意义一般。

实际上，他仍然保持最佳竞技状态：每天早晨完成计划中的俯卧撑，进行拳击和气功的锻炼。每个月他都要在总部的训练基地学习新的徒手搏斗技术；每周要在摄政公园总部下面的精密电子靶场进行小型武器的射击训练；每个月要在“处女石警察靶场”进行各种武器的射击训练。每年他要去两次赫里福德郡的SAS总部生活半个月。

邦德过去曾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哪怕只改变一点点，他确实想适应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的新生活的压力；采取严厉措施戒掉饮酒习惯，和穆兰大街香烟厂商量一种新牌香烟，这种香烟的尼古丁含量要比现在市场上出售的略微少一点。此时，这种新牌的二十根香烟正放在炮铜烟盒里，偎依在邦德的胸部口袋中，这种特制的香烟在过滤嘴下面有与众不同的三道金圈。

邦德的这几年时间是在做一名枯燥乏味的M的办公室主任之中度过的：布置文书档案工作，询问、汇报、分析、玩弄卑鄙的伎俩，熟习窃听装置，和值班官们轮流值班。在这段时期，他的唯一乐趣来自他所购买的别墅和新汽车。

为购买一幢小型乡间别墅筹备了一个阶段的资金，他在

离哈斯尔米尔五英里的地方找到了理想的处所，这个地方离最近的村庄也有一英里。这个地方令邦德非常满意，他一眼就看中了，并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买了下来。一个月后，建筑者和装璜师带着新主人的精确要求来到了这幢别墅。

汽车就不同了。因为汽车耗油十分厉害，邦德只好将老式“本特利”汽车换成了新牌的“大陆本利特”。

一些人因为他买了一辆外国汽车而纷纷议论起来，当时所有人都要他买英国汽车，但是邦德对这些非议不屑一顾，他指出，这种车的许多特殊装置和精密仪器都是英国公司制造的——诸如路码表，行车控制系统，以及其它几个小玩意儿。

他没有提及汽车在那个被“国际通讯控制系统公司”拿去安装新设备的事情，车上安装的安全装置如果让Q分局知道了更会招来许多非议。邦德想，这是他自己的车，而不是Q分局的，虽然他们资金极为短缺，但他有权决定装饰自己的车。他几次发现军械士布思罗伊德军士长围着“萨勃”汽车转悠，仔细查看。情报局中一个技艺高超的军械士仔细检查一下他的车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Q分局中没有一个人曾向他提过他们不会不注意到的问题——诸如防弹玻璃，钢筋缓冲器，重型轮胎，轮胎即使被子弹打穿也能自动粘合起来。还有其它精密装置，Q分局的人如果不带着特殊仪器是检测不出来的。

“萨勃”汽车现在已满足邦德的要求了，如果油料处于危险状况的话，可以轻易地由汽油换烧粗柴油；与其它车速相比，其油耗是很小的；而且在汽车角逐过程中，其涡轮增压器能释放出额外的侧向压力。

只有几个人知道这幢别墅，因此，局里人对邦德买下这幢别墅倒没有什么议论或玩笑。

伦敦的星期五晚上的交通高峰时间等他到了罗汉普顿时差不多过去了，所以，不到七点半钟，“萨勃”汽车就已停在总部大楼地下车库邦德的专用停车位上。

邦德可以肯定，M一定为他准备好了那些琐碎而讨厌的差事。电梯将他悄悄地载到九楼，这是这幢大楼的最高层，M办公室的套间就在这一层。

当邦德走进外面一间办公室时，M的秘书莫尼彭尼小姐抬头看着他，脸上露出一种惨然的微笑。这是某些重要的任务在等着他的最先标志。

“你好，彭尼，”邦德愉快地和她打着招呼，头脑中那没度成周末的恼怒一下烟消云散。“你没和一个男友出去约会？你是知道的，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星期五晚上。”

莫尼彭尼小姐朝M办公室的门歪了歪头说道：“他正着急地等着你呢，而且他要我留在这儿。”她微笑道。“顺便说一句，那个能够骗我出城约会的男人已经和人订婚了。”

“啊？彭尼，要是……”邦德龇牙咧嘴地笑起来。多年来，他俩之间一直有着一种特殊的玩笑友谊，但是邦德从来不清楚到底莫尼彭尼对自己的印象如何。

“叫邦德指挥官直接进来，”M的声音从莫尼彭尼小姐办公桌上那内部电话里焦躁地响起来。

邦德抬起询问的眼光，朝里面的门走过去。他压低了声音问道：“有没有人告诉你奥尔加连做梦也想到你，彭尼？”

当邦德走进M的办公室，将门带起时，莫尼彭尼小姐的脸还涨得通红。门关上后，一只红色警告灯在门的上方闪现

着。她茫然地看了一会儿，头脑里充满了刚刚走进M办公室那人的余像：褐色的漂亮脸庞，宽宽的蓝眼睛上长着长长的黑眉毛；他的左颊上有一块三英寸长的伤疤；又长又直的鼻子，一张漂亮、刚毅的嘴，几根灰白色头发开始出现在那乌发上，右眼上仍然有一撮孩子气的黑色长发。下颏依然没有鼓起，上下颌的线条就象过去一样平直。莫尼彭尼小姐想，这是一张肆无忌惮而富有魅力的冒险家的脸，她努力从沉思冥想中清醒过来，此时她在想，刚才自己是否应该提醒詹姆斯·邦德，M的办公室里还有其他人。

当詹姆斯·邦德打开M办公室的门时，在伦敦北部大约五百英里的地方，一扇门也打开了。

那天清晨经过仔细乔装打扮离开都柏林的那个男人此时抬起头来，从椅子里站起，伸出一只手算作招呼。

他以前来过这里许多次，因此他对自己等待来人的屋子非常熟悉：书架，一张大的办公桌，舒适的皮沙发椅，漂亮的橱里放有无价之宝的古代兵器——两杆燧发枪，一套美国肯塔基州人使用的装饰考究的手枪，一把法国轮枪机，两把短剑，一只存有六只旋转枪管的盒子。这个化妆大师熟悉这些古玩，每次看到它们时心中就产生一种贪欲。

走进屋来的人是这幢房子的主人，此时他要招待来自都柏林的人。他们严肃地握了握手，客人沉默地等待着，看着主人走到办公桌后面一张高大的靠背椅旁。他坐好后才开始说话。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弗兰科。”

“看到你也很高兴。不过我非常乐意为你效劳；这两者总

是有区别的。”那个叫弗兰科的人稍作停顿，想着措词。“你是知道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我还不知道怎样称呼你——你的职衔，是科学……？”他用双手做了一个小小的姿势。

对方“哈哈”地笑起来，那残忍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魔术师，这个称呼怎么样？”

他俩大笑起来。“很好，”弗兰科点了点头。“‘熔毁行动’，加上你这位魔术师的富有创造力和指挥能力的天才”。

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男人将双手平放在桌子的皮封面上。“就是这样”。他用那种敏捷的小鸟姿势点了点头。“你没遇到麻烦吧？”

“一点没遇到，飞机很准时；后面没人盯梢。现在你该知道我一直是十分谨慎的了吧？”

“好。”头又象鸡啄米一样点起来。“现在我完全相信。我的朋友，这次将是你的最后一次来访。”

弗兰科诡秘地一笑。“也许是吧，但也许不是最后一次。还有付款问题没有解决呢。”

桌后的那个人伸开五指，手掌朝上。“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在‘熔毁行动’成功之后，你才会不来这儿。是的，你理所当然地要来提取你的酬金。但是首先要考虑付款地点和每个细节。这是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这就是你这次将要呆长一些时间的原因，弗兰科。”

“那当然。”弗兰科的语调显得十分冷淡，他一个个地将字吐出，显得非常谨慎，就象一个人慢慢地、谨慎地试踩着河面上有一道深深裂痕的冰块向前走一样。

“我们还要商讨许多问题。我想，欧洲那方面已完全做好